

东北古代文史论集

张克 刘登科 孙修功 著

黑龙江教

东北古代文史论集

张 克 刘登科 孙修功

责任编辑：王晓明

封面设计：刘松涛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5毫米1/32·印张5·2·字数124千

1989年5月第1版·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16-0790-5/I·29 定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关于我国东北地区古代文学和历史研究的文集。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三篇文章，是对东北古代三个重要的文化繁荣时期，即唐代渤海国时期、金代初期、清代初期的文化——文学发展情况的探讨；第二部分两篇文章，是对金史及东北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诗人、金代第四个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及其诗词作品的研究；第三部分比重较大，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初期东北——宁古塔流人、著名爱国诗人吴兆骞的廿三年流放生活和诗歌写作成就，并兼及清代东北的诸方面；第四部分，是对清代初期另一重要东北流人张缙彦初步研究的文字。

目 录

渤海国文学发展概述·····	(1)
金代初期东北文坛刍议·····	(8)
清代初期宁古塔流人著述初探·····	(16)
试论金代女真族诗人完颜亮·····	(24)
完颜亮论·····	(34)
吴兆骞简论·····	(47)
试论吴兆骞的边塞诗·····	(52)
清代反侵略爱国文学的开创者吴兆骞·····	(63)
略论吴兆骞的怀古咏史诗·····	(69)
略谈吴兆骞怀古诗的艺术特色·····	(82)
吴兆骞《辽西组诗》漫议·····	(91)
论吴兆骞的七律《抚顺寺前晚眺》·····	(99)
吴兆骞在黑龙江·····	(104)
略论吴兆骞有关吉林的诗篇·····	(116)
吴兆骞与朝鲜·····	(128)
简评《边塞诗人吴兆骞》及其他·····	(134)
张缙彦与《宁古塔山水记》·····	(144)
略谈清初宁古塔流放文人张缙彦·····	(151)
后 记·····	(164)

渤海国文学概述

距今一千三百年左右，东北的古老民族靺鞨族之一部——粟末靺鞨族^①（原生活在松花江流域，古时松花江称洮沫——粟末水），南迁营州（辽西）近半世纪。在唐王朝与高丽战争之后，同高丽的遗民一起，在其首领大祚荣率领下，渡辽水越白山，迁徙至松花江和牡丹江上游地区，即如《旧唐书·渤海传》所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靺鞨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之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圣历”是武则天最后一个年号，时当公元698年。大祚荣之所以建国曰“振”，系因其父乞乞仲象曾被武则天封为“震国公”，“振”、“震”同音。公元713，即唐玄宗开元元年，唐王朝派郎将崔忻摄鸿胪卿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地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②。经高王大祚荣、武王大武艺两代四十年的经营，渤海国成为“海东盛国”，统有今天黑龙江省中部以东至海、吉林全省、辽宁中部以东至朝鲜北部等广大地区。公元755年前后，第三代王文王大钦茂迁都至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③。此后直至公元926年为契丹族辽朝灭亡，黑龙江省东部的牡丹江流域，一直是渤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由此可见，渤海国时期的文学，亦即是古代东北和黑龙江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渤海国时期的文学是古代东北和黑龙江文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但由于丹契族在灭亡渤海国的战争中大肆烧杀劫掠，在其故地建立东丹国不久又“徙东丹国民于梁水”（辽

阳一带)，“尽迁其民”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被纵火毁焚，近百座城邑遭到惨重破坏，二百余年的渤海文明彻底毁掉，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渤海时期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然而，仅从唐、宋以及日本古代的一些典籍提供的资料来看，渤海时期文学发展的繁荣盛况也还是可以想见的。

这个时期生活在东北中部、北部的主要是靺鞨诸部，其中以粟靺鞨族为主。粟末靺鞨族由于南迁辽西营州，受到中原文化、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影响，加速了其社会的发展，迅速地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渤海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文王大钦茂迁都牡丹江中游地区之后，实行了全面的向中原唐王朝学习的方针，大力吸收高度发展的中原封建文明，使作为统治中心的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文化以跃进的步伐发展，出现了古代东北和黑龙江土地上第一个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时期。

向唐王朝中原地区学习，是渤海国时期东北和黑龙江文化——文学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高王大祚荣受唐朝册封的同年，即遣王子大门艺入唐进献并学习，公元714年又派诸生六人到中原学习。武王大武艺在位期间，遣使入唐学习汉文化竟达三十次之多。文王大钦茂比他的父祖更为积极地学习中原文化，他把输入汉籍经典当作遣唐使的重要任务。从他嗣位始便遣使抄录汉文典籍，多次派王子与贵族子弟入唐“京师太学”学习。贞惠、贞孝两公主的墓志涉及到的汉文典籍竟达十多部，由此可见一斑。而自大祚荣始，又恰逢中原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盛唐时期，汉文化的大量输入，在内地培养起来的文化人才日益增多，使渤海国向内地达到了“车书本一家”的程度，极大地推动了古代东北文化——文学的繁荣发展。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代诗歌影响所及，造就了一批渤海国诗人，渤海国时期的文学以诗歌为最

盛。这从唐朝、宋朝和日本古代的一些文学记载中看得很清楚。这一方面是因内地大量诗作传入，再者许多渤海王室贵族子弟到内地学习，也学习诗艺，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贵族、官员吟诵诗歌、彼此作诗唱合几成风气，造就了一批诗人。仅留有诗作和在文字记载中可见诗名的，便有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周元期、杨成规、释仁素、裴珽、高元固、裴璆等十多人。

杨泰师是渤海国前期诗人的杰出代表，应是我国古代东北第一位诗人。他在渤海国第三代文王王大钦茂时官归德将军。文王大兴二十二年——公元758年，杨泰师为副使随杨成规出使日本。在日本，他和日本的官员、诗人文士赋诗唱和，表现出了杰出的诗才，其诗很受日本的诗人文士赞赏。日本古籍《经国集》卷十三，收录了他的两篇诗歌。其中一首是七律《夜听捣衣诗》^⑤：

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归别有情。厌坐长霄愁欲死，忽闻怜女捣衣声。声来断续因风至，夜久星低无暂止。自从别国不相闻，今在他乡听相似。不知采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予识更深劳玉腕。为当欲助客单衣，为复先愁闺阁寒。虽忘容仪难可问，不知遥意怨无端。寄异土兮无新识，想同心兮长叹息。此时独自闺中闻，此夜谁知明眸缩。记忆兮心已悬，重闻兮不可穿。即将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

全诗十二韵二十四句，在保留至今的渤海人诗作中是最长的一篇。此诗写诗人客居异国，在月华如水的静夜里，思乡思归之情缠绵难却，真切动人。诗的语言活泼生动，比兴自然，对羁旅愁思的抒发以及对月夜、对邻女、捣衣的描写都比较细腻生动。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在诗中表现了对劳动妇女——日本劳动妇女的同情，使其诗超出一般唱和诗之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杨泰师留传下来的第二篇诗歌是五言

律诗《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也写于日本，是与日本廷臣观雪景赋诗奉和的。诗的风格清新喜人，深得唐人五律三昧，足见诗人攻诗造诣非浅。

王孝廉是渤海国中期著名诗人，诗坛代表人物，在僖王大言义时任太守。公元八一四年——僖王朱雀三年出使日本，次年五月归国遇风返日，染病亡故。日皇很是悲痛，对其加赠荣爵进行赏赐。据日本古籍《文华秀丽集》记载，王孝廉擅长诗赋；日本“诸臣多与唱和”。《文华秀丽集》收入了他在日本所作的五首诗，在渤海国诗人中他的诗作保留下来的最多。这些诗著主要是记述和描写他在日本的活动，抒发他的羁旅思乡之情。其中《和坂邻客对月思乡之作》是一首出色的五言律诗：

寂寂朱明月，团团白玉轮。

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心。

弃妾青生根，羁情对神动。

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

诗人在月夜里触景生情，思念家乡故国，格调明快，含蕴颇深。“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颇有盛唐诗人李白的名作《静夜思》的意境，清新喜人。《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是一首七律，诗人触景生情，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表现了他和日本友人的真挚友情，读来十分感人。《出云州书寄两刺使》也是一首感怀日本友人，很有文彩，情思感人的佳作。王孝廉以其外交活动和超群的诗艺，受到日本朝野的敬仰。日皇对他的病故深深惋惜，日本友人对他感念尤深，曾和他作诗唱和的日本名僧空海，写诗吊祭，情谊深切。

渤海后期诗坛较前期更为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诗人，其中以裴珽、裴璆父子为代表。裴珽在渤海国第十三代王大玄钧时，官文籍院少监，是文苑领袖人物。公元八八二年裴珽率一百零五人的庞大使团访日本。在日本，他和日本

著名诗人菅原道真、岛田忠臣等举行诗宴，赋诗唱和，写了许多名篇。惜其诗作没有留传下来，只可从日本古籍中见到《酬菅侍郎纪典客》这样的篇目和残章断句。不过我们从日本诗人对他的诗才的高度评价和赞美中，可以断定他的诗歌誉满国内外，为两国诗坛所重。如菅原道真的文集《菅家文草》中赞裴珽有“七步之才”，岛田忠臣的《酬裴大使答诗》一诗中有“惊见裴诗逐云来”等诗句。它如“万里当凭一手章”、“座客皆为君后进，任将领袖属裴生”等赞美诗句很多，可见其诗歌成就是相当之高的。公元八九四年裴珽二次访日，与菅原等相逢，友朋重聚，倍加欢欣，又赋诗唱和写了一些诗篇。裴璆继其父裴珽在渤海国末代王大谨撰时任文籍院少监，后任和部少卿，渤海灭亡后为东丹国文官。裴珽曾三次出使日本（最后一次在渤海亡后），日本文人称他“诗露莹珠”、“诗流琅洁”、“凌云逸韵”，很为日本朝野推崇，影响很大。

除上述四位诗人分别为渤海国三个时期之代表外，其余几个人中，随王孝廉访日的僧人释仁贞，是渤海国著名诗僧，日本古籍《文华秀丽集》收入他的一首七绝《七日禁中陪宴》，富有文彩，“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国春”，堪称佳句。渤海国诗人在中原的影响也是有据可查的。如深受晚唐大诗人温庭筠赞赏的某渤海王子。温庭筠为这位离开长安返国的王子作诗送别——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畭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日好，回首是天涯。

七律《送渤海王子归本国》⑥

显然，这位渤海王子是因其“盛勋”、“佳句”——即其出众才华，而受到以晚唐大诗人温庭筠为代表的中原人士

看重的。“佳句留中华”明确地告诉人们：这位王子是一位诗歌创作达到很高水平的诗人。另如渤海诗人高元固在闽中（福建），当地诗人奉为上宾，尊为“前辈”，显然其诗作也是很有影响的。^⑦

尽管流传下来的渤海国时期的诗歌不多，但作为远离中原的黑龙江土地上少数民族——靺鞨族，产生出这样一些诗人，创作出这样一批汉文诗篇，在中原、在友邦日本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受到如此之高的赞誉，使我们可以想见其诗歌创作成就是十分可观的。它完全有资格在高度繁荣发展的唐代诗歌中占一席之地。

从目前可看到的渤海国文物之中我们可以断定，除诗歌作为此时期文学的主要文学形式，并获得辉煌成就之外，渤海文赋也具有较高水平，骈文是渤海国官方普遍使用的文体。这种文体在渤海国广泛运用，足可证明渤海国和中原唐王朝关系之密切，也可说明渤海国文化已有很高水准。众所周知，骈文在唐初是很盛行的，政府的制诏奏章，一律用骈文写成。许多著名文学家，如初唐四杰等，都是优秀的骈文文学家。骈文虽然内容空乏，形式死板，但文字词藻方面要求很高，文辞华丽、对仗工整、韵律谐美，没有相当高的文字修养是写不好骈文的。渤海国贵族士大夫向中原唐王朝文士们学习使用这种文体，并且留下了许多骈文文字，是很可说明其文化——文学水平很高的。

渤海国时期流传下来的骈文作品，主要是书牒、表文、碑文等。书牒较多，如渤海诸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以及渤海官衙——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的《牒》。有些书牒，如武王大武艺致日本圣武天皇的国书，精炼优美，富有文彩，内容也很充实，可以说是很出色的骈体作品。碑文也不乏佳作，如文王大钦茂两个女儿——贞惠公主和贞孝公主的墓志，都是骈体作品。文字十分精炼，对仗音律工整、用

典、比喻得当，华丽多彩，充分显现了作者的才华。南宋使节洪皓在他描述金代黑龙江风物的《松漠纪闻》里，收录了渤海国的一篇《贺正表》。虽则文字堆砌、空洞无物，但亦有很高资料价值。渤海国时期有成就的文赋作家应该是很多的，惜知名太少，如大武艺致日皇的《国书》那样的好作品便不知作者为谁。中期以后的文赋作者有杨成规、王文矩、李居正、周元伯，以及裴珽、裴璆父子等。

注：

- ① 靺鞨族为女真族先世。粟末即洮沫水，居住在松花江——洮沫水流域之靺鞨部族称粟末靺鞨族，公元六世纪中叶曾南迁至辽西，后返回故地。
- ② 牡丹江古称忽汗河，上游在今吉林中部，中下游在今黑龙江省东部。]
- ③ 临近牡丹江，距忽汗海（镜泊湖）四十余里。现已清理出渤海王宫殿基，另有渤海时期石灯幢、清代石碑等古迹。
- ④ 《辽史·太宗纪》。
- ⑤ 《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八。
- ⑥ 《温飞卿集外诗卷第九》。
- ⑦ 《全唐诗》卷七〇九。

金代初期东北文坛刍议

十一世纪中后期，居住在今天黑龙江省东部和乌苏里江以东的黑水靺鞨等部族日渐强大，并逐步南移到牡丹江、松花江流域，成为史书上所说的熟女真。十二世纪初，居住在松花江中游——按出虎水（即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落，在首领完颜阿骨打领导之下，起兵反抗契丹族辽王朝的残暴统治。经过几年的战争，消灭了辽王朝在东北的军队，统一了东北。1115年，阿骨打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东南的白城称帝，建立金国，称白城为上京会宁府。从阿骨打起兵抗辽到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在六十多年间，黑龙江省一直是女真族和金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金代初期的文学事业是相当繁荣兴盛的。它作为古代东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继渤海文化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期。

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开始，太宗完颜吴乞买、熙宗完颜亶，以至第四个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都十分重视“汉化”——即女真族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他们对已有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汉民族文化，如饥似渴地学习，以至于全盘接受。他们采取了两条积极的措施：

一是要求女真族——特别是皇室贵族子弟，必须学习汉族文化。金朝统治者请汉族知识分子给女真贵族子弟讲课授业。如南宋使者洪皓，在不肯降金之后便被扣留在黑龙江十多年。让他在冷山——据考证即黑龙江省五常县冲河乡的南北古城，教授女真族完颜氏子弟。这一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女真族的汉化，使大批女真贵族子弟在较短时期内，便熟黯汉

文化，进而造就了一批女真族文人。尤其是金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对汉文化达到了醉心的程度，这和他们从幼年起便接受汉文化教育有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例如金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大金国志》卷12《熙宗孝成皇帝》）他继位之后成为推行汉文化的急先锋，“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异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同上）他在天眷（其年号）年间大规模整齐制度、学习汉文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从留下的诗作来看，也完全可以称得起女真族诗人。海陵王完颜亮，自幼接受由汉文化培养起来的母亲渤海王室之后大氏的教育，“幼时名字烈汉，言其貌类汉儿”（《大金国志》卷15《海陵场王上》），少“而知（汉）书”，“嗜习经诗”（《大金国志》卷15《海陵场王下》）。其诗词创作在整个金代文学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影响很大。大将纥石烈志宁（梁王宗弼即兀术之婿）也是一位女真族词人，留有作品。此外，留有诗词作品的金朝皇室贵族还有多人。

第二，金王朝积极收买、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对东北和留在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委以重任，如太宗和熙宗朝的丞相韩企先、蔡松年等人。而对北宋和南宋使臣中的名士，则采取劝降和强行扣留等手段，使之为己所用。如南宋建炎元年使金的朱弁，被扣留达十五年之久。著名金代诗人吴激、宇文虚中、高士谈等，则被强行留在金朝做官。这两部分人对金代初期文化——东北古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文学成就很高，有些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对金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在我国古代文学上也都占有一定地位。

在金代初期——东北古代第二个文学繁荣期里，涌现

了许多女真族和汉族文学家。可以认定生在黑龙江、长在黑龙江的有完颜亮、完颜亶、完颜雍、斡石烈志宁；一生部分时间在黑龙江渡过，在黑龙江创作大量作品的有蔡松年、吴激、宇文虚中、高士谈、蔡圭、张斛等人；在黑龙江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并且在黑龙江写有作品传世的，有朱弁、洪皓、邢具瞻、王竞、赵佶（北宋徽宗，靖康二年被掳至黑龙江，九年后死于五国城——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赵桓（北宋钦宗，在黑龙江被囚禁三十余年死去）、张中孚、刘彧、刘著、李晏等人。这一时期文人之多、文坛之盛、文学之繁荣，在古代东北或黑龙江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金代文学的鼎盛期之一。

在女真族诗人中，应首推金朝第四个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右乃，是太祖阿骨打之孙，辽王宗干第二子，母亲是渤海王室大氏之后。他生于1123年，死于1161年，仅活四十岁。如果从1153年他迁都关内来计算，他在黑龙江生活三十余年，是个生在黑龙江长在黑龙江的名符其实的黑龙江人。完颜亮早在幼年时便在接受过汉族文化熏陶的母亲教育下，学习汉文化，少年时已精通汉语，热爱汉族诗词艺术。后来作藩王、特别是杀掉熙宗当了皇帝之后，积极推行女真族“汉化”政策，采取果断措施，大规模地实行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北方社会的发展。由于他杀掉金熙宗，自立为帝，以及巩固其统治、实行改革镇压女真族守旧贵族的反抗，急于统一全国大举进攻南宋，而被他的继任者金世宗和后来一些史家贬斥为残暴无道。其实，仅从大力推行改革这一方面来说，便不失为古代史中一位有作为的人物。如果南征事成，统一实现，其历史功绩当在北魏孝文帝之上。作为金初的一位诗（词）人，我们更应予以充分肯定。

完颜亮的诗词作品应该是很多的。他的同时代人、岳飞

之孙岳珂在其笔记著作《程史》中专写一文，评述了完颜亮的几篇诗词作品，并写到：“余又尝问开禧（指完颜亮南侵时）降者，能咏忆尚多，不能尽识。观其所存，寓一二于千百”。岳珂作为其敌国文人，如此记载更是力证。只是由于推翻他的金世宗极力诋毁，完颜亮的诗词作品大多毁掉、失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十来篇作品，也是因为其艺术成就很高、影响很大、广为流传，而为如岳珂等南宋汉族知识分子收入著作，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岳珂的《程史》收录完颜亮诗词作品最多。《归潜志》和《词统》，也记录了他的部分作品的轶事。有的《词话》著作还对其诗词进行了品评。如《词苑丛读》评其词《鹊桥仙·待月》云：“出语倔强，真真咄咄逼人。”其词云：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然捻断，星眸睒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此词写词人在海上待月时的情景，其急不可待心情跃然纸上，气势咄咄逼人。而那含蕴其中待机伐宋、统一全国的勃勃雄心，也昭然若揭。此词很可表现完颜亮词作的风格。《苑艺雌黄》曰：“金主亮，亦能词。其《待月·鹊桥仙》云云，俚而实豪。其《咏雪·昭君怨》云云，则又诡而有致矣。”康熙御制的《全金诗》，把完颜亮青年时代的七律《过汝阴作》，列为全书之首。除上述有评的几篇外，他的作品还有七绝《驿竹》、《述怀》、《题岩松》、《题软屏》，以及词作《念奴娇》、《喜迁莺》等篇。总的来讲，完颜亮的诗词具有独特风格，这一点早为时人所肯定。如南宋人宇文懋昭在《大金国志》中说，完颜亮“一咏一吟，冠绝当时”，是深受赞赏的。他的诗词作品无无病呻吟之嫌，也不写儿女情长，都是用来直抒他的勃勃雄心和政治抱负

的，因而文如其人，豪放宏壮，气魄不凡，境界深远宏大，文字酣畅淋漓。就艺术成就而言，在整个一代金人诗词中也是上乘的。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词）人，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更应给以高度评价。

金代初期——十二世纪初期东北、黑龙江的文学家，如前所述，一部分是被金王朝扣留的赵宋使臣，一部分是未随赵宋王朝南逃的旧臣或文人。他们在黑龙江生活，为金王朝服务，却同南迁的赵宋王朝保持着较深的感情上的联系。因而多数诗词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故国之思，以及仕金的矛盾痛苦心情，其中也有些表现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怀念之情。这种感情表现得真切、哀婉，加之许多篇章艺术技巧高超，因而感人至深，艺术感染力较强。自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乏描写北方风情和同情劳苦人民之作，其人民性是显而易见的。

金初诗坛最著名、诗词成就最太的两位文学家吴激和蔡松年，都在黑龙江生活了很长时间（蔡则大半生），他们一生的主要创作活动是在东北进行的。两人皆工于诗词，齐名于世，当时有所谓“吴蔡体”之称，影响整个金代诗歌创作。

吴激，1124年前在世，字彦高，号东山，北宋徽宗朝宰相吴玠之子，著名画家、书法家米芾之婿，建州（福建建瓯）人。靖康末（1126年）奉使至金，来到上京会宁府，因知名被留，官翰林待制。皇统二年（1142年）出知深州三日卒，算来他在黑龙江生活了十七年，有《东山集》传世。吴激工诗能文擅画，词风清婉，在黑龙江的诗词作品多怀乡忆国之作。《春从天上来》词题即标明“会宁迁老姬，善鼓瑟，自言梨园旧籍，感而赋此”。《人月圆》注明是“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都写在黑龙江——上京会宁府。其《人月圆·宴北人张侍御家有感》云：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此词和《春从天上来》都是吴激在黑龙江的名作，它们都是借描写宋朝宫女乐女被金兵掳掠到北方的遭遇，来悼念故国倾复，感伤自身流落异国他乡，寓意沉痛，感情深挚，凄婉感人。《国风子》一词有“年芳但如雾，镜发已成霜”句，为时人称赏。范文白赞此词云：“曲律悲凉，不止属对之工也”。吴激的诗作也很多，《中州集》收有廿五首，大部写在东北，多抒发怀乡忆旧之情。其中一些篇章艺术性较强，如《岁暮江南四忆》和《晚春怀言寄燕中知旧》等篇章，诗风明炽朴实，生动自然。吴诗有些名句流传很广，后人每每称道。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随其父蔡靖入仕金朝，初任真定府判官，不久升为朝官，官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是“归顺之臣”的代表人物。晚年自号萧闲老人，五十三岁时离开黑龙江（上京会宁府），随海陵王迁燕京，他的大半生是在东北渡过的。蔡松年工诗，文笔雅洁，风格清丽。亦工词，与吴激齐名，在北方影响也很大。元好问说：

“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激）。有《明秀集》传世”。《全金词》辑录其词八十六篇，创作丰富。他身居要位，一生荣显，作品多赠答奉和以及寿颂之作。但晚年的作品中也流露出对故国家乡的怀恋和仕金的悔恨之情，向往早日归隐，过徜徉林泉、笑傲诗酒的闲散生活。总的来说，蔡松年的作品很少反映社会生活，缺乏积极意义。但由于他才情健富，诗词造诣很高，加之生性豪放，而其词又多长调，热情洋溢，豪壮超逸，因此具有一种雄健的阳刚之美，得苏东坡、辛稼轩词之神韵。如《念奴娇》一词，不但追和苏轼赤壁怀古词原韵，其雄浑豪放气度也颇相似，深为时人称